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林园 图/羊城晚报记者 王磊

2025年伊始，年近七旬的学者朱寿桐，辞别工作了18年的澳门大学，就任去年9月揭牌成立的深圳理工大学（以下简称“深理工”）的图书馆馆长，同时担任该校人文中

大学图书馆 不仅是“硬盘”，更是精神空间

1 大学图书馆也需要成为公共空间

羊城晚报：请您谈谈您来深圳理工大学就任图书馆馆长的经过？
朱寿桐：我在澳门大学做了18年，先是做中文系主任，这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。负责深圳理工大学建校工作的赵伟教授原是澳门大学校长，这位国际计算机专家却一直重视人文教育，曾在《光明日报》等重要媒体发表过“一流的大学须有一流的本国语言文学”的重要观点。他本人以及学校领导层在建校过程中对人文社科建设特别重视，这样的理念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种召。

羊城晚报：您觉得当代大学图书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？

朱寿桐：我认为现在的大学图书馆和原来的大学图书馆是不一样的，它能够与学校的教学，包括人文艺术、社科等教学紧密结合在一起，是一个公共的文化场所。我总结图书馆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变：传统图书馆实行传统社会文化、教育秩序下的图书典藏和有限度流通的运作模式和运行体制，充当教师和学生资源库的作用；现代图书馆则是工业革命兴起后，图书的典藏性与期刊杂志的现时情报服务相结合，图书馆一方面提供知识，一方面提供信息，人们甚至是从期刊上获知最新科技和发展成果的。在此之前，人们不必“向

看”、不需要关心研究到哪一步了，人们只需要向后看，看历史；当代图书馆是到了电子文明时代，数据电子化，电子书刊及其瞬时服务占据了优势，此阶段大学图书馆运作模式是参考检索式；目前，是在上述传统基础上，建立的新时代新型图书馆，它是一个公共文化空间。

羊城晚报：大学中并不缺会议室和大教室等公共空间，为何图书馆也需要成为公共空间？

朱寿桐：作为新建成的高校，无法像传统院校那样有多年的珍藏和典籍积累。所以需要创新，需要有所作为，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。对比传统图书馆，新型图书馆借书、还书、利用数据库查资料等功能减退了，它的创新体现在服务模式的创新。当然，它传统的功能还保留着，依旧有书刊、杂志和数据。除此之外，它还可以是具备收藏价值的博物馆，收藏图书、非图书，以及物质、非物质的藏品。新时代新型图书馆实际上是场域能源的提供者，它不光是信息源，更主要是一种产业能源。它赋能学生和读者，让他们能够在这里做一些创造性的社会实践，包括创造性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。

羊城晚报：您为深理工图书馆规划了什么样的建设蓝图？
朱寿桐：我提出的新型图书馆公共场域具备4D功能：Deposit（典藏）、Do reading（包含电子阅

读在内的所有借阅功能）、Display（包括展览展示展演的多功能）、DIY（各种工作坊，可自己动手的各种科技文化实践场域）。深理工图书馆总共有八层楼。目前正处于软装阶段，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正式开放。对应“4D”，就是其中有三层楼是传统图书馆的设置，包括了典藏室、阅览室、电子书库。除此以外，剩余楼层则是展览馆、博物馆、文化科技实践馆、当代人文生活馆等。图书馆中计划设立曙光博物馆。曙光是我国第一代计算机制作公司，学校开设有曙光书院，图书馆将完整展示我国计算机发展史。

羊城晚报：深理工图书馆对社会开放吗？

朱寿桐：部分区域是完全开放的。适应时代需求，大学图书馆也参与社区文明建设。我们的DIY和Display功能完全向社会开放，校外的读者、艺术家、科学家可以毫无障碍地进来参观，也可以申报公开展示的项目，或者进行研究和创作所需要的工作坊场地。我们的学生、读者也可以参与这些校外项目。图书馆的展示区，不仅限于科学技术展览，同时也有关艺术展览。

考虑到大学图书馆的特殊性，藏书不对外开放。因为分属在不同的楼层，所以面向社会开放的区域，以及只面向校内学生开放的区域，并不会互相影响。



深圳理工大学图书馆

2 真正够水平的人工制作一定胜过人工智能

羊城晚报：您同时还担任深理工人文中心主任。深理工定位为新型研究型大学，着重开展前沿科学技术研究。在这样的新型大学，人文教育是如何开展的？

朱寿桐：深理工人文中心承担大学基础教学部人文科学通识教育的重任。中心计划开设AI写作、中国文明史、西方文明史、音乐及美术鉴赏等课程。中心还将开设工作坊，希望学生亲身参与创作。比如学生学习当代传播，不仅仅是学习传播学理论，也可参与到传播产品的制作中去。他们可以用直播的方式，来播出售学校的科技成果、教学改革成果、学术和书院生活等。学生们上课时间部分在教室，还有很多时间在图书馆进行。这将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教学模式、演示模式和制作模式结合在一起。

高等教育发展到该阶段，大学应该是“平台化”的。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，大学不仅是教学研究的地方，还需要引进各种社会资源，让它们借助大学平台来发展，适应社会需要。在大学里，做开发、研究和教学的，不一定是大学教授，也

可以是社会上的各种人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新时代新型图书馆也需要跟上这种理念。

羊城晚报：全世界范围内都有“文科式微”的声音，理工科则被公众认为是拥有明确的职业路径和较高的就业保障。您怎么看人文教育对于当代的意义？

朱寿桐：科学技术越发达，越需要人文教育。人文教育培养的是人的底蕴和文明意识。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，实际上就是一种高度的人文意识。同时，现代科学技术必须符合现代文明的标准。尖端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，就要面临人类文明秩序是否允许的问题。比如说克隆技术发展，就需要面临科学伦理问题。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阶段，也会面临类似的问题，需要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去加以解答。

羊城晚报：DeepSeek横空出世，您觉得类似的AI技术对文学创作以及人文教育带来了哪些新的挑战？

朱寿桐：首先，必须承认AI技术对中文教育、文学写作冲击的必然性。包括以前的ChatGPT，我称为“查知比

对”，现在的DeepSeek，对中文教育的冲击力之大，不言而喻。无论是布置学生做的作业、作文，还是要求学生写的论文、评论，都可能通过AI写作完成。创意写作很可能变成老师出题，学生出指令，AI完成写作。这样的情形若想避免，如果是通过被动办法，就是设置作业完成的时空限制。教育工作者应该更积极应对，研究探索出应对AI科技冲击的办法与路径。包括慎防、狂防AI技术在自主独立完成的作业中的运用，引导学生在自主写作与AI写作的差异性中，体会自主写作的优势。

羊城晚报：“狂防AI技术在自主独立完成的作业中的运用”，也是通过技术来完成吗？

朱寿桐：是的，通过AI技术手段才能探知对方是否使用了AI技术。总之，对于AI科技冲击的浪潮，不必惧怕，而是应该去探索人工写作优于人工智能写作的优势与相应方法。其实很多工艺制作已说明了一点，真正够水平的人工制作一定胜过人工智能（机器）制作。文学写作也是如此。

【有感于思】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

体育语言的魅力

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交流方式，甚至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。行业内的人会用自己的专业术语评价许多其他领域的事相，产生莫名效果，听起来非常有趣。我们平常在生活里不遇到这样的情形，一种语言交流上的小小的陌生、新鲜、有趣，甚至“惊艳”。

在所有的行业语言里，我最感到兴味的是体育语言。按理说体育界不是一个以语言见长的领域，可体育界的语言特别生动，解读起来颇有狂放性质，而且极易流行。以国内说吧，国安主场的“京骂”，四川主场的“雄起”“下课”，甚至贵州主场的“弹起”，都曾引来一片热议。我的家乡山西，体育上可说的不多，但山西男篮主场看台上齐声呐喊的一句方言词“闹他”（当地发音应近“挠塔”）也是评论区里的热词。至于范志毅、郝海东、米卢们对国足球评的“金句”，也总能一时喧哗并时常被提起。

在国际体育界，尤其是足球界，教练、球员、球迷，有太多的“梗”让人乐不可支。互呛与对骂，冷嘲与热讽，明指与暗示，直可举的例子很多。有时间再聊。

【夕花朝拾】 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

“假如我是广州市长”

1985年3月，《南风窗》杂志社开展了《假如我是广州市长》提建议有奖活动，在《告读者》一文中，编辑满怀激情地写道：“假如你是市长，想为广州做什么好事呢？朋友，请想心机想吧！假如你是市长，您有什么兴利除弊的措施要实施呢？朋友，请写出来吧！”时任广州市长的叶选平看到活动方案后十分赞赏，大笑说：“好，就这样吧，反正我也不打算升官了。”遂表示全力支持配合。

活动一经推出，《羊城晚报》当天就作了相关报道，消息立刻引起全城轰动，在四个多月里有1740多名普通市民，写信1535封，登门献策213次，向市政府提出了2453项管理建议，有人

【梅川随感】

陈子善 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

“钢琴诗人”肖邦的一份《F小调第四叙事曲》手稿，近日在华沙肖邦博物馆公开展出，引起轰动。

肖邦一生共创作了四首钢琴叙事曲，第四是其中的巅峰之作，也是我所十分喜欢的。与我们早已熟悉的第四叙事曲相比，新发现的这四首手稿展现了别样的主题旋律。我聆听了两个版本第四主题的比较演奏，确实有着微妙的差异，这份手稿应视为第四叙事曲的第二个同样引人入胜的版本。

有意思的是，从未公开过的这份手稿一直由肖邦自己保存。肖邦逝世后由妹妹赠送其友人J.德绍尔。手稿再次展出已到了1933年，为音乐手稿研究家兼古董商F.卡利尔购得。卡利尔1983年逝世，由其后人继承，直至去年12月归波兰肖邦研究院所有。相信不久的将来，这首新版第四叙事曲的美妙乐声会在音乐会上响起。

无独有偶，就在第四叙事曲新手稿发现前数月，肖邦另一首从不为人所知的A小调圆舞曲手稿也奇迹般地在纽约摩根图书馆所藏旧物中被发现。这份新手稿不满一页，是肖邦创作的最短的圆舞曲，

只有48小节，演奏时间约80秒，已被称为“摩根圆舞曲”。发现方请郎朗演奏了这首短曲，我听了录音之后觉得，此曲虽然起首激烈，节奏鲜明，却“是你能想象到的最真实的肖邦风格之一”（郎朗语）。

说起郎朗，记得十余年前他应

肖邦手稿的新发现

《东方早报》之邀来沪，我出席了社方的欢迎宴，与他有一席谈，谈话重点就是他所收藏的19世纪末以来西方作曲家的手稿，他自豪地打开手机让我欣赏这些珍贵手稿照片。而今他的手稿收藏应该更丰富了吧？



从新疆喀什自驾前往西藏拉萨，途经冰川雪山和荒漠戈壁的无人区，海拔多在4000-5000米左右。经过中印边境的亚里班公湖时，突然看见一群群藏羚羊正在奔跑，它们矫健的身姿，吸引了我们……

随手拍专用邮箱:ycwbwyb@163.com

【拒绝流行】 曹林 华中科技大学新传学院教授

围观了这么多天，舆论对DeepSeek的顶礼膜拜，也试着在诸多热点上“体验”了一下DeepSeek的文本生成能力。

总体感受是：确实比之前的诸多AI强大了很多，也更有深度，文字更加精致，智能度大幅提升。问题得越精准，生成的思考，有时甚至会让人产生“人机不分”“以假乱真”的错乱感。但缺陷也是很明显的，所谓“深度”，绝没有舆论捧的那么高度，AI的机器味还是很重，多是叠词架句的修辞和“利用人的无知”所营造出的伪深度。

相比舆论对DeepSeek“惊为天人”的评价，我身边平常写字比较多的朋友，很少对它的文字有什么特别感受，没有谁发出“害怕被AI取代”的感慨，至多只是将其当作一个有意思的工具。不知道这个感

越少写作，

越容易被DeepSeek“唬住”

觉对不对：平常很少写字的人，特别容易被DeepSeek“唬住”，越少写作，越容易神化崇拜DeepSeek。

媒体报道过当下很多人的“文字失语症”和“词穷症”，习惯了碎片化的阅读和碎碎念式的表达，没有能力输出超过800字的长文字，文字的人生巅峰就是当年写的高考作文。对于这些“一张口就词穷”的文字失语者，秒懂问题，秒速输出千字长文的DeepSeek，当然是一个神。为什么经常写作、有深度文字表达能力的人，不会对DeepSeek产生崇拜呢？

其一，勤于写作的人，有自己的文字标准，对长文字有较高的审美判断力，有较高的游戏性阅读的能力，不容易被文字所忽悠，DeepSeek深度文本蒙蔽不了他们。他们对“空洞的辞藻”有一种免疫力，更善于从内去看文字的纹理与思想，而不是

从外去欣赏文字的美。其二，勤于写作的人，更看重文字过程带来的愉悦，而不是当成一个结果。写作是一件既很辛苦又很快乐的事，经过那个“众里寻他千百度”的艰辛思考，付出思想的辛劳，灵光一闪，文思泉涌中一气呵成，才能体验到那种文字快感。秒速生成的文本，缺乏这种有机的审美过程支撑。其三，勤于写作的人，已经在长期写作中形成深刻的自信，对思想个性的自信，独特角度的自信，不可复制不可蒸馏的自信，不会轻易就哀叹“写作会被机器取代”。

我不排斥DeepSeek，也认同它的成功所体现出的创新与进步，但不要炫耀它的深度写作，不要拿它去贬低人的创造与思想。如果真要反思了，是DeepSeek太能写，太能出口成章，还是我们太缺少写作，丢掉了我们本应最擅长的长文字表达？

“我得用下半辈子的诚信弥补上辈子所犯的错误。”阿迪说这话时，脸上有懊丧，也有释然。

阿迪独自取名跃龙，寓意飞跃龙门。跃龙自小安静，像只蠹虫，爱啃书，全身充满了文学细胞。中学要选读文科，阿迪死活不让。她说：“你为什么要走一条羊肠小路而放弃康庄大道？”

跃龙顺了母亲的意思，选读理科。聪明的他，名列前十，不过，他变成了一只胡桃，阿迪进不去他紧闭的心扉。升读大学时，跃龙再度依顺了母亲的心意，选读商业管理学系。大学鳌头独占，上台领取金牌。回家后，对着这枚金光闪闪的奖牌，他却像一棵秋天的树，落寞而又萧瑟。

表现卓越的他，刚毕业，便被跨国公司网罗了，遂了母亲的心愿。

正当阿迪以为跃龙自此平步青云时，有个深夜，阿迪却听到他房里传出了拼命压抑而仍然遏制不住的哭声。震惊而又错愕的阿迪，这才知道跃龙不喜欢商业的工作，加上不适应商场的倾轧，患上了重度抑郁症。

原以为给儿子铺了一条金光大道，没有想到是个黑风洞，差一点坑了儿子。

燎原之火起于她，她只能化身为消防员，拼了老命去灭火。

她任跃龙递上辞呈，带他进行心理治疗，让他自由选择他爱做的事。

现在，跃龙居家从事文学

翻译工作，在他所热爱的语言

世界里兜兜转转，如鱼得水。

阿迪痛定思痛地说：“养鱼，不必奢望它跃龙门；自在自如意，是鱼最好的状况。”

表现卓越的他，刚毕业，

便被跨国公司网罗了，遂了

母亲的心愿。

答：你更怕老鼠，

还是更怕蛇？

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两者都怕，但必须选择一样的话，你更怕什么？

这个问答源自阿城从前在

《收获》上开设的专栏《常识与通

记者手记

在深圳，
如何建“很新的”
大学图书馆？

就在去年，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“年过七旬重操旧业”，从上海到深圳担任香港中文大学（深圳）图书馆馆长。从葛剑雄到朱寿桐，他们都是从事数十年人文研究的学者，都受邀奔赴以科技闻名的深圳。

葛剑雄曾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。对比复旦图书馆这样的“老馆”，港中文（深圳）图书馆建馆只有寥寥几年。他坦陈，“藏书方面不可比”。在深圳，如何建“很新的”大学图书馆？葛剑雄和朱寿桐都不约而同提到，建的是传统图书馆，而是公共文化空间。在他们的规划里，图书馆不仅是储存数据的“硬盘”，更是文化场所和精神公共空间。

“公共”的理念不仅是开放，面向公众，也包括不同地区图书馆之间的交流。2017年，中山大学、澳门大学三所高校成立了粤港澳大湾区图书馆联盟。联盟旨在汇集粤港澳精英图书馆资源，促进并提升三地院校图书馆交流协作、资源共享及合作层次和水平。合作领域包括：馆际互借；文献传递；出版物交换；馆员交流与培训；学术会议和专业讲座；特许到馆访问等。2019年，广州图书馆联合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、深圳图书馆等12家公共图书馆和文献机构共同发起粤港澳大湾区图书馆联盟。伴随着大湾区公共图书馆发展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包括人才、资料等各要素的流动和交流也将更加频密，相信无论是公共图书馆还是大学间的图书馆，未来的发展方向都将打破地理空间的界限。

便被跨国公司网罗了，遂了母亲的心愿。

正当阿迪以为跃龙自此平步青云时，有个深夜，阿迪却听到他房里传出了拼命压抑而仍然遏制不住的哭声。震惊而又错愕的阿迪，这才知道跃龙不喜欢商业的工作，加上不适应商场的倾轧，患上了重度抑郁症。

原以为给儿子铺了一条金光大道，没有想到是个黑风洞，差一点坑了儿子。

燎原之火起于她，她只能化身为消防员，拼了老命去灭火。

她任跃龙递上辞呈，带他进行心理治疗，让他自由选择他爱做的事。

现在，跃龙居家从事文学翻译工作，在他所热爱的语言世界里兜兜转转，如鱼得水。

阿迪痛定思痛地说：“养鱼